

李 德 哈 特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史

鈕 先 鍾 譯

(2)

軍 事 譯 粹 社 印 行

次二第
史戰戰大界世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B. H. LIDDELL HART

譯 鍾 先 鈕

(2)

行印社粹譯事軍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

定價每部（三冊）



譯者：鈕先鍾

發行者：軍事譯粹社

臺北市木柵路三段85巷14弄3-2號
電話：九三一—三三四四

印刷者：軍事譯粹社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九月卅日再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十五日三版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中)

目錄

第五篇 轉向(一九四二)

- 第十八章 在俄國的潮流轉向……………一
第十九章 隆美爾的高潮……………三七
第二十章 在非洲的潮流轉向……………六一
第二十一章 「火炬」作戰……………一〇一
第二十二章 向突尼斯的賽跑……………一三九
第二十三章 在太平洋的潮流轉向……………一五三
第二十四章 大西洋之戰……………一九三

第六篇 退潮(一九四三)

- 第二十五章 非洲的肅清……………二三一

第二十六章	再度進入歐洲……………	二八三
第二十七章	義大利的侵入……………	三〇三
第二十八章	德國在俄國的退潮……………	三五三
第二十九章	日本在太平洋的退潮……………	三七五

第十八章 在俄國的潮流轉向

一九四〇年的春季，德國人在四月九日開始發動對挪威和丹麥的作戰。一九四一年的春季，他們在四月六日開始發動對巴爾幹的作戰。但在一九四二年却沒有這樣早開始。這個事實說明德國人因為在一九四一年爲了想對俄國贏得一個迅速的勝利，已經把他們的實力消耗得太多。由此可以證明他們在俄國已經是陷入到何種程度。因爲天氣的條件固然是不利于在俄國戰場上發動早春的攻勢；但是對於英國人在地中海的地盤，無論是在東端還是在西端，德國人要採取行動都是毫無阻礙的。在這個英國海外交通的樞紐地帶中，德國也還是不會製造任何新的威脅。

X X

X X

X X

X X

在俄國戰場上，紅軍的冬季反攻，自從十二月發動以來，就一連繼續了三個多月，不過進展却是日益縮小。到了三月，在某些地區中也曾推進了一百五十哩以上。但德軍對於其冬季戰線的主要據點，却都能堅守不動——例如希流斯堡（Schlusselburg）、諾夫哥羅（Novgorod）、耳塞夫（Rzhev）、佛雅馬（Yasna）、布里安斯克（Briansk）、奧勒爾（Orel）、庫斯克（Kursk）、卡爾可夫（Kharkov）和塔干洛格（Taganrog）等城鎮——儘管在許多地區中俄軍已經深入其後方許多哩，但都是從這些據點之間的空隙中通過，而德軍的據點却仍然屹立無恙。

從戰術的觀點來看，這些城鎮據點都是一種堅強的障礙物；但就戰略而言，它們對於情況具有一種支配的趨勢，因為在俄國那種稀疏的交通網中，它們恰好構成了焦點。固然在據點內的德國守軍并不能制止俄軍滲入它們之間的廣大空間，但只要這些交通要點屹立無恙，也就足以能夠阻止敵人對他們的滲入作進一步的擴張。所以它們發揮了當初設計馬奇諾防線的人所想像的功效，只不過是規模還要更大而已——即認為防線上的法國要塞據點可以控制敵人的前進。假使當時法國人能夠沿着其全部國境線上都構成那樣的要塞防線，而不是只做了一半的長度就停止，則也許就真能阻止德軍的前進，至少不會讓他們有充份的空間可供採取迂迴的路線。

因為俄軍的深入程度并不足以使這些堡壘自動崩潰；所以到了以後，他們的深入反而使他們自己居于不利的地位。因為從中間突出的地區自然是不像城鎮據點那樣易于防守，所以要想守住這些地區也就必須吸收過多的部隊；反之，德軍若以那些城鎮作為發動攻勢的跳板，則也就很容易從側面的攻擊來切斷俄軍的補給。

到了一九四二年的春天，俄國戰場上的戰線是變得如此曲折，就好像是為峽江所穿錯的挪威海岸線一樣。德國人之所以能夠守住那些「半島」(Peninsulas)，對於近代防禦的威力是一種顯著的證明。若能有適當的兵器，再加以技巧和堅忍的執行，則防禦是很不易擊敗的。由于在戰爭初期，面對着軟弱的防禦作迅速的攻擊很輕鬆地得到成功，所以就使人獲得了一種表面的結論，以為攻擊是強于防禦。實際上在那些情況中，攻擊者是

在兵器威力方面佔有決定性的優勢，而防禦者則都是訓練不足和心理失常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聖米赫爾（St. Mihiel）突出地的經驗顯示出來：一個在理論上不可守的地區却維持了四年之久。在俄國的情況就只是把這種經驗更加以放大而已。一九四一年冬季作戰的經驗，也證明崩潰的主因是在心理方面，所以戰爭初期危險也就最大——等到部隊有了心理準備之後，雖然已經部份的被圍，也還是不會立即崩潰的。

事後看來，希特勒的不准作任何大規模的撤退，是大有助於德國部隊恢復信心，而且也可能使他們免于全面崩潰。同時他堅持要採取這種「刺蝟」（Irdgeloge）式的防禦系統，也使德軍在一九四二年戰役開始發動時，獲得了很重大的利益。

儘管如此，爲了那種硬性的防禦他們又還是間接付出了重大的代價。其成功使得希特勒相信在次年冬季更不利的條件之下，也還是可以依樣畫葫蘆再重演一次。一個更具有立即性的效果，就是其空軍因爲在冬季條件之下，對於那些孤立的城鎮守軍空運補給受到嚴重的損失。因爲天氣惡劣所以失事率很高，而在天氣良好的空隙中，又必須使用過多的飛機來補充補給的缺乏——有時爲了補給一個軍，在一天之內要用到三百多架運輸機。對於許多孤立據點作這樣大規模的空運，也就使德國空軍的運輸組織感到力不從心；而有經驗的空軍單位抽調至其他戰場，也減弱了德國空軍在俄國戰線上的戰鬥效率。

因爲軍隊沒有冬季作戰的準備，所以損失頗大。在冬季結束之前，許多師都已減弱到只有原來實力三分之一的程度。他們的缺額以後也就永遠都不會獲得補充，甚至于已經進

入夏季很久，他們的人數還是不夠企圖作任何積極的行動。此外，在冬季中，德國後方又增編了許多個師，不過這種數字根本上是騙人的。自從一九四二年以後，凡是在激烈戰鬥中幾乎被殲滅的師，都仍然繼續維持其番號的存在，但缺額并不加以補充，以作為一種虛張聲勢的偽裝。所以這些名義上的師有時只有兩三個營的兵力。

希特勒的將領們告訴他，若想在 一九四二年再發動攻勢，則必須增加八十萬人。但軍需生產部的部長斯皮爾（Albert Speer）却說，從工廠中是不可能抽出這樣多的人力來供軍隊補充之用的。

最後只好在組織上作一種徹底的改變。一個步兵師由九個營減成七個營。步兵連的戰鬥兵力定為最高八十人，而不像過去為一八〇人。這種減員編成有兩個理由：由于有訓練的軍官損失殆盡，新進的年輕連長對於過去那樣大型的連有控制不了的趨勢；同時又發現連的編制較大則損失也較大，而在效力上却并無太大的差異。

由于人數和營數都減少了，所以以後當同盟國的情報軍官在計算德國兵力時，還仍然以為德國的師和他們自己的師是大致相等的，遂不免大上其當。實際上，若認為兩個德國師相當於一個英國或美國的師，則似乎應不失為較好的估計。甚至于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夏季末期，這樣的比例都不一定可靠，因為德軍已經很少有幾個師可以達到其已經減少後的編制人數。

在一九四二年的戰役中，也可以看出德國陸軍戰車實力的增加，也是表面多于實際

。在這個冬季裏會增編了兩個新的裝甲師——其中一部份是把原先所保留的乘馬騎兵師改編而成的，這種騎兵師被發現價值極微，所以就決定完全撤消。摩托化步兵師中的戰車數量也作了少許增加，但已有的二十個裝甲師，却只有一半曾經把戰車真正補充足額。

總而言之，德國的實力對於攻勢的繼續只能代表一種極為勉強的基礎。即令用最大的努力，他們也只能恢復到舊有的數字，而那又必須儘量的利用其盟國的部隊，這些部隊的素質要比德國部隊差得太多。但他們却還是沒有足夠的餘額，來應付另一次大型戰役的損失。更大的障礙是他們現在不能發展兩種主要的攻擊工具——空軍和裝甲部隊，使其達到足以保證優勢的程度。

〔原註：甚至在西方的遙遠旁觀者也都可以認清這些缺點。我在一九四二年三月間所寫的一篇評論曾經獲得如下的結論：「這似乎是一種合理的預測，德國人在這個夏季中不僅將重演去年秋季的失敗，而且整個潮流也將會有確定的轉變。」〕

德國參謀本部對於情況的這些不利方面是深有認識的，但其首長們對於希特勒作決定時的影響力，却早已十分的微弱。希特勒的壓力是那樣的強大，所以他們無法抵抗，而時勢所趨，對於希特勒本人所加的壓力也是同樣的強大。他被迫只有前進再前進，無其他選擇的餘地。

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甚至于尚在對攻佔莫斯科作最後企圖之前，有關一九四二年如何繼續進攻的問題即已在討論之中。據說倫德斯特在十一月的討論中，不僅主張轉變為守勢，而且還認為最好是退回到原來在波蘭的攻勢發起線。據說李布也同意這種見解。至于其他的高級將領雖然并不贊成對戰略作如此重大的改變，但大多數對於攻勢的繼續也已經不太熱心，他們對於俄國戰役的前途都感到有些渺茫。十二月對於莫斯科攻擊的失敗，再加上嚴冬的考驗，也就更增強了他們的憂慮。

在一九四一年的作戰失敗之後，許多高級將領紛紛去職，于是也就更減弱了軍人的反對力量。十一月底，倫德斯特建議停止對高加索的南進，并退回到繆斯河（Mius River）固守一條過冬的防線。當希特勒不予批准時，他就要求辭職并獲照准。他的離去就時機和態度而言，都可以算是相當的幸運。等到整個戰役的失敗成為舉世皆知時，卜勞荷提斯在十二月十九日公佈被免職時所用的語氣，也就暗示出他是那個應受責備的人。這個舉動有兩種目的：其一是替希特勒找到了一頭贖罪的羔羊，另一是他可以乘機接管對陸軍的直接指揮權。波克對於希特勒最後一次的莫斯科攻勢本是一位熱心的擁護者，在十二月中旬就因緊張和憂慮患了嚴重的胃病，十二月二十日他的辭職也照准了。李布仍暫時留任原職未動，因為他雖未能攻克列寧格勒，但却并無責任。他本擬妥攻擊該城的計劃，但在將要發動之際，却被希特勒下令撤消了——因為他害怕在街市戰中會遭到重大的損失。但以後李

布想從狄姆楊斯克 (Demjansk) 突出地區中撤退時，却始終無法說服希特勒同意，于是他就自動要求解職。

卜勞荷提斯和三位原始的集團軍總司令都已先後離職，于是參謀總長哈爾德更是孤掌難鳴，對於希特勒益乏忠諫之力。尤其所有繼任的新人，對希特勒都自然有一種比較肯聽話的趨勢，而不敢多表異議，這也就更提高了希特勒個人的地位。希特勒深通人性和心理之學，他完全了解想升官的希望可以歪曲人們的良知和產生恭順的態度。職業上的雄心是很難抗拒這一類誘惑的。

代替倫德斯特的是賴赫勞 (Reichenau)，代替波克的是克魯格 (Kluge)，而以後，李布也由庫希勒 (Krichler) 所接替。波克的離開中央集團軍，是因臨時患病之故，以後一月間賴赫勞因心臟病突發逝世時，他又變成了他的繼任者。不過當南面集團軍在夏季攻勢期中開始改組時，波克在七月間終被冷藏了。在這次改組中，南面集團軍被分成了兩個部份：一部份改稱「A」集團軍，由李斯特元帥 (Field-Marshal List) 指揮，負責向高加索方面的攻勢；其餘的部份則改稱「B」集團軍，先由波克繼續指揮，不久就換了魏克斯 (Weichs)。

發動另一次巨大攻勢的計劃在一九四二年的最初幾個月內即已形成。希特勒的決定是受到其經濟顧問壓力的影響。他們告訴他說除非能從高加索獲得石油的補給，此外還有小麥和鐵苗，否則德國就不可能繼續作戰——事實證明他們這種判斷是完全錯誤，因為儘管

德國并不曾獲得高加索的石油，但它還是又繼續打了三年之久。希特勒對於這些經濟性的辯論一向是比較信服，因為這和他的直覺衝動比較容易配合——總想採取某些積極性和攻勢性的行動。他所最痛恨的就是撤退的觀念，不管那是如何的具有潛在利益或是能夠幫助渡過難關，他都一律抹殺而不肯加以考慮。因為他不肯後退一步，所以他除了前進也就再無其他選擇的餘地。

這樣的直覺使他對於一切不愉快的事實都變得麻木不仁。舉例來說，當德國的情報機構報告說，俄國在烏拉山等地區的工廠已經每個月能生產六七百輛戰車時，他拒絕予以採信。於是哈爾德把證據送給他看，他却氣得大拍桌子，并宣稱像這樣的生產率根本上是不可能的。總而言之，凡是他不願意相信的事情他也不相信。

不過，他却還是已經承認德國的資源是有限的，所以他也就了解這次新攻勢的範圍是有加以限制的必要。根據初春時的決定，那是應從兩個翼側上去進行，而不是全線都發動攻勢。

主要的努力是放在黑海附近的南面翼側上。那是採取一種沿頓河與頓內茲河之間的「走廊」(Corridor)前進的方式。在頓河南灣與黑海河口之間的下游渡過了該河之後，一支部隊將向南直趨高加索油田，而另一支部隊則向東以伏爾加河上的史達林格勒為目標。

在擬定這個雙重目標時，希特勒本來還有這樣一種想法，認為攻佔了史達林格勒之後

，也許就可以再向北旋轉，而拊保衛莫斯科俄軍的側背，他的某些寵臣甚至於還在高談進軍烏拉山，但經過了許多的辯論之後，哈爾德終于使他認清了這是一種不可能的幻想，於是實際所擬定的目標僅爲前進稍微超過史達林格勒而已，這只不過是爲了這個戰略要點必須獲致戰術安全而已。而且攻佔史達林格勒的目的現在也已經確定，那就只是一種掩護向高加索前進的戰略翼側安全的手段。因爲史達林格勒位於伏爾加河上，控制着該河與頓河之間的陸地橋樑，作爲一個交通要點也就構成了這個瓶頸的理想瓶塞。

希特勒的一九四二年計劃也還有其次要的部份，即準備在夏季中攻克列寧格勒城。除具有威望的原因外，這個北面的行動也是一種重要的手段，其目的爲打通對芬蘭的陸上交通線，并解除該國的孤立。

在東戰場的其餘部份，德軍均將採取守勢，主要的任務就只是改進他們的防禦工事。簡言之，德軍在一九四二年的攻勢只限于兩翼方面。這也是由于德國預備兵力已日感缺乏。甚至于當德軍向南深入時，其翼側的掩護尙不能不借重其盟國的部隊。前進得愈深，則所需要的掩護部隊也就愈多。

這種僅向一個翼側深入的前進，而并不同時對敵方中央施以壓力的計劃，和德國將領們從小到大，在其半生經歷中所學習的基本戰略準則完全不合。尤其似乎更惡劣的是，爲這種側敵行進又必須從俄軍主力與黑海之間的一道關口中通過。而更使他們感到內心不安的是那樣綿長的翼側，大部份都要依賴羅馬尼亞、匈牙利，和義大利的部隊來負責掩護。

對於他們所憂慮的各種問題，希特勒却給與了一個具有決定性的總答復，那就是德國人必須獲得高加索的石油供應來源，否則即無法繼續支持其作戰。至于說到依賴盟國部隊保護翼側的問題，希特勒認為他們是只被用來守住頓河之線，以及在史達林格勒和高加索之間的伏爾加河之線——由于這些河川本身具有很大的防禦價值，所以安全是可以確保無虞。至于攻佔史達林格勒以及據守那個戰略要點的責任，則還是必須由德國部隊來擔負。

作爲在大陸上主攻勢的前奏，是在克里米亞的德國部隊，于五月八日首先發動了一次攻擊，以佔領其東部的克赤（Kerch）半島爲目的——在去年秋天，俄國人會勉強守住了這塊地區，并阻止了德軍的前進。在集中的俯衝轟炸機掩護之下，德軍以一種有良好準備的攻勢，在俄軍防線上突破一個缺口。德軍從缺口中衝入之後，即開始向北旋轉，把俄國守軍的大部份逼在背靠海岸的位置上，于是不要好久的時間，俯衝轟炸機就迫使他們自動投降。在肅清了殘敵之後，德軍即向長達五十哩的半島掃蕩。距離半島十二哩遠的地方有一條具有歷史意義的防線，即所謂「韃靼溝」（Tatar Ditch），德軍在那裏會暫時稍受阻止，但终于在五月十六日攻佔了克赤城。于是在整個克里米亞境內，除了西南角那個已被孤立很久的塞凡堡（Sevastopol）要塞以外，所有的俄軍就都被肅清。

這一個攻擊，在原有的構想上，本是用來作爲一種幫助達到主要目標的手段。那就是準備讓這支部隊從克里米亞跳過克赤海峽進入庫班（Kuban）半島，而這個半島也恰好

構成了高加索的西端。換言之，也就是可以與南下的主力構成夾攻的形勢。不過事實上，沿着陸路南下的主力却進展得太快，此時早已深入到了高加索的境內，於是這種助攻的階段也就變得完全不必要了。

最足以有利德軍前進的一個有效因素，即爲俄軍所發動的一項攻勢。那是在五月十二日開始的，趨向卡爾可夫攻擊包拉斯的第六軍團，這個軍團正在準備消滅俄軍在依茲門（Izium）的突出地區。這是一種不成熟的努力，面對着德軍的防禦技巧，在這個階段而言，是超出了俄軍本身的能力限度之外。提摩盛科元帥在其發佈的「日令」（Order of the Day）中，曾經這樣的說：「現在我命令部隊開始發動這個決定性的攻勢。」由此即可暗示俄國人的目的是如何的具有雄心，以及他們對於這次作戰的期待是如何的殷切。這個對卡爾可夫的攻勢不僅徒勞無功，而且時間也拖得很長，結果反使德軍獲得意想不到的利益。因爲俄軍預備部隊的大部份，都已被這個攻勢所消耗，于是一旦當德軍反攻時，他們也就感到無法應付了。俄軍在卡爾可夫地區已經滲入德軍的防線，并向西北和西南兩個方向上作扇形的展開。但是希特勒所命令的，由包拉斯第六軍團和克萊斯特第一裝甲軍團所執行的對依茲門的進攻，却比他們的提早了一天。當俄軍的攻勢終爲波克所發動的反擊擋住之後，于是在三面夾擊之下，兩個完整的蘇俄軍團，以及另外兩個軍團的一部份，遂都被分割成碎片，到了五月底，就一共有二十四萬一千名俄軍做了俘虜。因此等到德軍在六月間發動主力攻勢時，俄國人在這一方面所剩下的預備部隊已經是寥寥無幾，所以當然擋

不住德軍向南湧進的狂潮。

德軍的攻勢，在空間和時間上，都是採取一種「斜面突出」(enfiladed)的方式。它是計劃沿着在南俄的整個德軍戰線上來發動的。這一條戰線是起自亞速海海岸的塔干洛格的附近，向北斜行并略往後退，再沿着頓內茲河到卡爾可夫和庫斯克。這是一種成梯次(schelon)的作戰正面。在左方最後退的部份，預定最先開始行動。而在右方比較突出的部份，就必須等待其左翼部隊已經推進到平行位置之後，才開始取攻勢前進；而當左翼進攻時，這些在右方的部隊也就會對敵軍的翼側構成一種威脅，并減弱左翼部隊所面對着的抵抗。

在右端爲第十七軍團，以及在克里米亞境內的第十一軍團。在第十七軍團之左，比較後退一點位置的，就是第一裝甲軍團。在七月九日之後，這兩個軍團也就組成了李斯特的「A」集團軍，并指定擔負侵入高加索的任務。在這個集團軍的左面，即爲波克所指揮的「B」集團軍，它所指揮的部隊有第四裝甲軍團、第六軍團、第二軍團、以及第二匈牙利軍團。決定性的攻勢還是由兩個裝甲軍團來負責執行——都是從德軍的後側面躍出，攻擊俄軍最前進的陣地。第一裝甲軍團從卡爾可夫地段出擊，而第四裝甲軍團則從庫斯克地段出擊。至於各步兵軍團則跟在它們的後面，并作爲他們的支援。

作爲主攻勢的先聲，德軍於六月七日對塞凡堡要塞發動了攻城戰。這是由曼斯坦所指揮的第十一軍團來負責執行。雖然俄軍的抵抗是異常的頑強，但德軍憑藉其優越的重量和